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得獎無數，曾設計上海世博新加坡館，近為新加坡植物園策劃籌備擴充案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# 當建築結合了音樂的旋律 · 陳家毅

德國漢堡易北音樂廳外型獨特完美，又有音樂內涵而且實用，是建築結合音樂的一個成功案例。

## 建

築與音樂，一實一虛，兩者通常毫不相干各自為政，當一件建築或音樂作品臻善完美至登峰造極之際，則都成為偉大感人的藝術。建築與美術的關係，比音樂來得親近密切，尤其是三維立體的雕塑——兩者都講究組合、構圖、空間感，視覺上有著許多相通的地方，容易直接互相影響。建築和音樂的關係則不那麼明顯，不容易察覺，兩者比較疏離。

音樂靠耳朵聽，虛無飄渺不可捉摸有若天上浮雲；固定的建築物則是可以看見、碰觸的實體。要以建築物的天、地、牆來盛載輕攏慢燃或萬馬奔騰的音樂，身在其中不知不覺被旋律包圍，讓建築逐漸點滴地消失，恐怕是建築行業中最崇高的挑戰。歷來通過音樂為渠道而嘗試創新的建築不少，但能塑造一所獨特完美又有音樂內涵的實用音樂廳或歌劇院，在現代建築史上，成功案例卻不是太多。

德國漢堡易北音樂廳 (Elbphilharmonie of Hamburg) 的設計提案早在十多年前媒體上亮相，馬上就引起全球的關注。外形別緻的建築設計，第一張草圖「定製」於二零零一年的十二月，遲至二零一七年一月易北音樂廳才公開演

奏了第一場音樂會。其設計、籌款、建造過程一波三折，整整度過了十五個年頭音樂廳才開啟大門。箇中的滋味，恐怕過來人才會明白。

二零零一年，瑞士籍建築師 Herzog 與 de Meuron 雙人組剛完成了改裝老發電廠的倫敦泰特美術館（一期），北京奧林匹克「鳥巢體育館」接著就要動工。德國漢堡交響樂廳無疑是另一個夢寐以求的建築工程。如今站在現場的水岸邊回



■ 漢堡易北音樂廳：外表看似簡單，剝切開來內容錯綜複雜

漢堡易北音樂廳

以往無人願意光顧。千禧年之際，漢堡城市規劃局下定決心，要將這一區打造成紐約的俏西區。十八年後的今天，哈芬港城 (Hafen city) 辦公樓、高尚住宅林立，街旁樹木齊整，沿著易北水域邊上的新地景配了梯級、街燈與大小廣場，公共交通也方便順暢，搖身一變成為人氣極旺的時尚區。

新易北交響音樂廳位於碼頭延伸出來的長堤尾端，三角形地基地現場面對著彎進來的河口。其上原已有一幢老紅磚砌起的老倉庫，六七層樓高的倉庫曾經存放可可、咖啡籽等貨物。建築師利用了它的舊有磚砌建築，輕盈擺放上比例相對的玻璃物體，底下厚實是城市的歷史，上面通透是港都的未來。新建築物上緣有著跳躍的曲線，從碼頭水邊望去，無論白天夜晚總晶瑩剔透，彷彿是漢堡城市新添戴的一頂皇冠。

看，除了天時地利和建築師的執著，過程中建造時間的延誤、建築造價的連翻數倍，還得有漢堡城市政府的能耐，由始至終不離不棄。建築師能夠得到業主如此深切的信任與支持，加上德國的施工水準高超，一棟世界級的音樂廳、建築物，才得以孕生。

易北水岸邊的現場在十八年前是個老舊、荒蕪的海港。更因為漢堡城市北向，冬天首當其衝引來冷冽刺痛的寒風，

建築的中央部分透光，遙遠即可看見玻璃幕牆內的活動，音樂廳外人們飲酒談話、拾級而上，一切栩栩如生。

玻璃屋與磚砌屋之間的第九層樓其實才是觀眾開場前匯集的所在地，是全開放式的一個「廣場」。扶手電梯從一樓可以快速直通（全程二分鐘半），穿越各樓層而抵達這裏。音樂廳開幕至今幾乎場場座滿，買不到票的人們只好到這空中廣場流連觀望河景，立即成為城市中市民與遊客的打卡佳點。

木條鋪面的樓梯從空中廣場引接觀眾到音樂廳的各個樓層，樓梯環繞往來漸漸收窄，直達席位入口。步入交響樂廳的一刻無不驚嘆：內部空間初看像個大漩渦，細看像個剝開了皮的大橘子。從最頂層的天花吊頂開始，旋轉的橙皮不斷往下剝開，成不固定的長條狀，如是三百六十度環繞全場，二千一百人的觀眾席位。質感看似砂巖石、灰白中帶米黃色的「橙皮」原來是建築師與日籍音響師豐田泰久（永田音響設計）特別研發的石膏纖維音響材。做工細緻，為收放音響，板面有孔且成波紋狀。石膏纖維延伸至席位上頭，聲樂拍岸流水般灌進來，又因石膏板反流出去，日籍音響師形容為「洞穴感」。就席之後演奏還沒開始，我到處張望，無由卻懷念起建於六十年代、樸實無華的柏林愛樂廳 (Berlin Philharmonie)。